

# 符号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之维\*

刘林松

**【摘要】**人是天生的符号动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建构等实体路径入手，还需要关注较为抽象的符号路径。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在推动“多民族”走向“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象征维度上，中华民族通过符号共同体的构建，各民族基于集体想象和情感共鸣，可以生成和巩固彼此间强烈的“在一起”和“离不开”的意识。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和政治面向将其符号体系分为“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象征符号能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在于：共同的象征符号通过唤醒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我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符号共同体；符号类型；符号象征；符号机制

**【作者】**刘林松，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3-0070-0008

##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sup>[1]</sup>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由此可见，当前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抽象意识，既需要在制度建构、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等层面不断努力，更要在共有精神家园及其“象征符号”建构上力求创新。不同于经济发展<sup>[2]</sup>、制度建构<sup>[3]</sup>和民族交融<sup>[4]</sup>等实体铸牢路径，本研究认为，就本质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是一项人心工作，制度、经济、文化层面的铸牢，归根到底，要回到人的共同感知上来，由这种个体感知的“共同感”，最终上升为群体共识的“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巩固，需要相应的符号构建机制贯穿始终，这是目前学术研究欠缺的一环，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个维度中最抽象系统的一维。如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sup>[5]45</sup>；科恩也强调，人不仅是政治动物，也是象征符号动物<sup>[6]21</sup>。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种象征符号的世界，任何意义的表达都必须通过符号媒介才能实现。<sup>[7]2</sup>符号构建、意义共享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着内在关联。通过建构符号，塑造象征政治情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和荣光，不仅势所必然，而且意义重大。当符号出现时，那些无法感知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心灵意向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湄澜地区问题的干预与应对研究”（22BGJ018）。

得可见、可闻、有形。<sup>[8]</sup>基于此,本研究从象征政治分析入手,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符号路径,探讨其象征符号内涵、象征符号类型及其可能构建路径,分析中华民族符号共同体的构建机制,构建中华民族符号共同体。

## 二、象征、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象征是符号修辞中一种常见的隐喻方式,一个完整的象征包括两个要素: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象征符号是象征意义的物质载体,象征意义通过具体化的象征符号得以凸显。象征领域下的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作为两个相异的事物,是如何发生联结关系的?换句话说,符号的“象征化”过程通过何种机制实现?作为语言符号学的代表人物,索绪尔将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象征符号,并指出,象征“在观念和充当观念的符号之间至少有初步的关联”<sup>[9]86</sup>。这里的象征性关联等同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想象。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并指出,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或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sup>[10]6</sup>想象机制将共同体意识融入象征符号之中,实质是对象征符号进行意义赋予,并通过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强化符号所象征的共同体意识。照此逻辑,本研究认为,“记忆”与“想象”机制是象征符号的核心要素,连接着符号和象征意义。这里的“历史记忆”是指被人们所回忆、记忆、书写、述说的过去的、共享的历史,我们在“象征化”的符号体系中认识世界。“想象”则指共同体成员将过去的、当下的社会记忆和共同体意识寄存于象征符号之中的能动性过程。这种“想象机制”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意识与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兼具感性认知和理性判断的认知意向和行为结果。诚如特纳所言,象征符号是指那些与另一些事物有类似的品质或在事实或思维上有联系,被人们普遍认作另一些事物理所当然的典型或代表物体,或使人们联想起另一些物体。<sup>[11]23</sup>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社会历史事实,通过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想象”而得以贮存于中华民族所建构的象征符号之中,实现共同体意识的再现和具象化,“想象”在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间创造出富含人类思维活动特征的空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客体存在反映在人脑中的主观化印象。<sup>[12]</sup>因此,从富含象征性和情感性的符号维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是必要之举,这些被建构的象征符号共同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抽象的共同体意识具象化。符号建构做得好,符号所唤起的各民族的国家归属感和荣誉感就越明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成效也就越明显。总而言之,符号建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抽象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建构相应的符号体系作为物质载体。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sup>[13]</sup>随着近代“中华民族”一词的提出,中华民族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原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随着中国国家构建和各民族长期交融中产生的一种关于共享历史、共享记忆以及共享文化的多维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国家认同的必要基础。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作为抽象状态的共同体意识,需要建构相应的物质载体来表达呈现,建构一套使共同体意识具象化和外显化的符号体系,有形、有感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建构了诸多符号载体。如最初被视为路标的“华表”,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后又发展为皇权的象征,现如今已然成为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进步最典型的符号之一,这种象征意义还将在历史演进中持续更新。“石榴籽”也是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各民族团结交融精神最典型的标识符号之一。这些象征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不同内涵,共同呈现中华各族儿女相互交往、相互交流和相互交融的社会历史事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标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象征路径。

其次,情感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共享的符号激发共同的价值和情感。共同体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情感的和相互承认的有机结合体,而象征正是催生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

和共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sup>[14]</sup>福山强调,彼此信任才能形成一个群体。<sup>[15]</sup><sup>10</sup>相互信任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性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深厚情感基础的情感共同体,这种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是每个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和“各族人民是一家”的情感性确认。简言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促进各族人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培养互惠互利、紧密联系的情感性工作。情感性铸牢强调润物细无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则承载着这样一种情感性内涵,各民族向共同体共有象征符号输入象征意义并通过符号间的互动实践,向彼此传递共同的信任感、归属感、荣誉感与价值感。因此,建构相应的符号体系是培育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情感维度上走向“共同”的重要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体系不断激发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价值感与荣誉感。如国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典型的象征符号,对于个体而言,它象征着国家在场,当个体在国外面临危险时,国旗的出现常常能够激发出公民个体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它强调“国家与你同在”的陪伴式理念。

再次,动态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符号生产机制来维系和巩固共同体的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是在他者的镜像中形成的,<sup>[14]</sup>根植于社会历史记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处于一种与其他共同体意识相互比较的动态之中,中华民族从这种比较之中不断明晰自身的特征,进而从个体走向共同。同时,这种在外界镜像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缺乏稳定性,是一种动态化意识。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态特征必然需要一套符号生产机制来加以协调、维系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生产机制就是根据象征意义选择、加工相关象征符号,强化象征符号与共同体意识间的象征意义关系,并对相关符号所承载的象征意义进行更新。然而,现有的符号体系已难以发挥维系团结和铸牢意识的作用。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时代发展而囊括更为丰富的内涵之时,相应的象征符号体系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不断满足共同体意识发展的需要。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团结意识和荣辱与共的共同感离不开一套完善的符号生产机制。

最后,符号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提供合法性意义。操纵政治象征来塑造其合法性权威是成功执政者统治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6]</sup>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化既关切到能否实现铸牢目的以及实现的程度,也关切到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共识性”基础,其符号化的过程极为重要,通过象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凸显其承载的象征意义。简言之,国家作为一个实体组织,为维护其治理需要及合法性建构,必然有意识地建构、传播及强化国家象征符号。国家建构象征符号体系的本质是国家有意识地塑造或控制政治意义的产生过程。<sup>[17]</sup>正如布尔迪厄强调,符号的能力就是把关于全世界及其分化的各方观点强加给他人的能力,把现存的政治与经济合法化。<sup>[18]</sup><sup>177</sup>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与国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之一,对内为国家存续、民族意识凝聚提供合法性,对外彰显国家独立自主。对此,有学者强调,领导人将使用国歌和国旗以及其他国家象征在其公民之间建立联系,使自己的权威合法化,或加强公民之间的忠诚度。<sup>[19]</sup>由此可见,由象征符号所承载和传达的意义在特定情况下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社会关系结构。<sup>[20]</sup><sup>81</sup>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类型及象征意义

#### (一) 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符号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皮尔斯依据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将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sup>[21]</sup><sup>51~60</sup>像似符强调象征客体的表意特征,指示符强调象征对象的经验意义,规约符则强调被符号的解释者如此理解或解释的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得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体系也是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变而不断被创制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体系进行分类时,需要遵循其自身成长环境的独特性,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标准。因此,本研究认为,应当从



中华民族共同体发生及演变的两个基本维度对其符号进行分类,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寻找一种恰当的分类方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维度:

第一,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即沿着中华文化这条文化线而形成的。作为文化面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得到交融整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早期“四海一家”的天下思想,还是如今国内层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蕴含着中华民族在民族观和国家观上对基于和而不同的政治整合的强烈需要。中华文化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王朝国家中,华夏文化成为整合周边异民族集团的主要文化因素。周边异民族集团如果接受华夏文化则可被纳入华夏范畴,而华夏如果接受了周边异民族集团的文化则可能变成周边异民族集团的一员。对此,王柯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以文明方式划分的共同体,多民族统一国家得以不断发展,就是因为它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文化主义倾向。<sup>[22]322</sup>

第二,它是一个国族概念,即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而得以强化凸显。作为国族概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得到强化凸显。民族国家的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相互重叠,<sup>[23]</sup>简言之,民族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国家则是民族组织起来维护其利益、维持其权力、伸张其主张的政治组织。从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来看,国族是其最重要的要素。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构成了共和国大厦的基石。<sup>[24]</sup>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由其内部各民族群体相互凝聚形成的中华民族则是其国族。基于国家建构的需要,各民族群体相互凝聚融合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走向共同体的过程,也就是国族化,即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体系的划分标准随着现代国家建构而日益清晰,这也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简言之,它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政治共同体,是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与政治和领土的国家共同体的结合。<sup>[25]19~20</sup>基于此,本研究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维度和国家建构维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类型分为“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两大类。

##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的象征意义

### 1. 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象征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凝练与文化象征,起源于各民族长期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历史交往之中。文化象征符号体系指向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民族意识铸牢”和“共性文化铸牢”,即它指向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传承和发扬的价值和情感。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sup>[26]</sup>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象征符号在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中不断被创造叠加,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精彩多元的社会生活、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进程被吸纳、凝练和贮存于共享的符号体系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符号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具有想象性质的“神话象征符号”、具有无形力量的“精神意象符号”以及具有直观感受性的“民族文化标识”等。史密斯指出,民族和族群一样,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神话和记忆之上的共同体。<sup>[27]52</sup>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象征符号同样根植于这种历史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继承发展之中。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神农尝草等我国古代神话符号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神话传说符号,深刻揭示出中华各民族的同根同源特征,具有共同的祖先,这种血缘认同是天然的黏合剂,不断将中华各民族凝聚在一起。昭君出塞、张骞出使西域、文成公主入藏等民族交融史中的历史人物符号成为中华民族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印证。中华民族从文化交流中相互交融,已然同石榴籽一样相互嵌入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共同的历史造就共同文化,即使存在差异,也会因中华文化这一主流文化而走向共同。各民族在文化交融史中,围绕中华文化而相互交流,相互交融。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文化象征符号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脉络、存续立意和发展向度等重要内涵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体系得以具象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借助“被言说”“被表述”和“被显现”的文化象征符号体系才能成为一种确定的和具体的意识言说与意识

表达。各族人民只有长期处于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之中,才能尽可能地实现与其他民族成员的符号互动,缩短“心与心”的距离,被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所熟知,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2. 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两个基本面向包含了这样一个基本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增强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而且需要增强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象征符号体系直接指向的是增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党和国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共有的成就和共享的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象征符号体系,主要是指诸如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政治标识符号,阅兵仪式、升旗仪式等政治仪式符号以及以凸显国家意识、国家理念与国家价值等内容为核心的政治标语符号。简言之,政治象征符号就是蕴含政治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将支撑国家这一概念,从而将自己合法化。

以国旗为例,亨廷顿发现,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街道上悬挂的国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进而指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高涨,星条旗成了美国人国家特性与国民身份的一个主要象征。<sup>[28]</sup>从中可以看出,国家象征,如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等,已然成为象征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的政治符号,它呈现了关于定义国家的重大事件的叙事作用,是国家历史的再现,象征着政权的建立。

国旗几乎伴随着所有重要的国家仪式、外交活动和机构,并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一条法文规定:维护国旗尊严,规范国旗使用,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国旗同国家认同紧密结合,国旗是对国民身份的平常提醒。换句话说,国旗的日常存在提供了共同体成员对国家抽象概念的访问,并有助于在国旗和国家之间建立隐喻联系,<sup>[29]</sup>增强共同体成员的国家认同。国旗隐喻国家的连结关系还体现在国旗的神圣性上。国旗展示一定的国家形象,而侮辱国旗则是诋毁国家形象,国旗就是国家形象的符号再现。同时,国旗还代表了由国家或代表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对作为个人或子群体的人民投入的权威。<sup>[30]</sup>国家以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社会治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多样性演化出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特征,出于国家整合的需要,国家则凭借其强制力和控制力将象征国家统一的国家政治象征符号,如国旗、国徽、政策宣传标语等,下沉到边疆民族地区,以显示国家在场,凸显国家权威,彰显一统性价值理念,这是对主权的确认,是国家整体的象征。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一系列的国家象征都是对“我者”的确认,与“他者”的区别。<sup>[25]</sup><sup>21</sup>

## 四、构建中华民族符号共同体

共同体建设离不开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出于凝聚共识和铸牢共识的需要,不仅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寻求铸牢路径,还需要从具象化的象征性符号入手。与经济、文化、生态和制度层面的培育路径相比,注重中华民族共有符号挖掘和重塑的符号铸牢路径较为特殊,它有别于通过发展经济、精准扶贫、增加收入等提升老百姓对国家的感恩和认同,它不是基于务实利益导向的“作用—反馈”分析,而是基于务虚情感导向的“价值—共识”分析,即与其他的实体化路径相比,从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条“象征性”路径。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从政治象征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必要的,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符号共同体”,这与经济共同体、制度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认为,“中华民族符号共同体”是指构建一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的的符号体系。它主要包括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两大类;这一体系的主要功能则是激活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民族交融史中的社会历史记忆,增强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政治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提供合法性意义,强化与其他共同体的身份边界,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供持续不断的象征意义。总而言之,从象征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独特性,它强调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铸牢过程,旨在营造一个“象征符号场域”,使中华民族各族同胞在这个场域中接受潜移默化的影响,依托符号凸显共同体意识,从心理维度提供情感价值,铸牢共同体意识。具体而言,构建“中华民族符号共同体”,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符号场域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一) 创新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象征符号建设

政治象征符号的指向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创新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象征符号是必要的。政治象征符号建设得好,国民对伟大祖国和伟大政党的认同就越强,越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象征符号与政治统治之间存在明显的合法性关联,即“把表达合法性信念的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建筑、制度、政策等视为一整套关于合法性的政治符号系统”<sup>[31]</sup>。因此,强化政治象征符号的作用需要在学校、教材、边疆以及其他公共场合完善和创新国旗、国歌、国徽以及国家英雄等象征符号的表达。尤其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成份相对复杂,社会治理的难度相对较大,国家权威如何深入这些地区以及如何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需要依托一定的国家政治符号。

### (二) 改革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象征符号推广

民族博物馆作为大型的民族文化基地,收录着中华各民族的各种文化符号,是各民族相互学习的重要基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地。民族博物馆也是抢救和保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述民族交融史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重要基石。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中华民族博物馆、中华文化博物馆等民族文化场所依然存在建设数量不足、对消费者吸引力小和客流量少等问题。因此,改革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象征符号的推广工作变得尤为重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加紧建立健全相关的文化场所以及强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象征符号的宣传,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交相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象征。

### (三) 建立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构建的反馈机制

在创新完善政治象征符号和推广文化象征符号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中华民族符号构建的反馈机制则是必要的。相关部门应加强实地调研,总结政治象征符号和文化象征符号的建构情况、使用情况以及收益效能;建立符号共同体建设的评价指标和评估机制;各地各部门创新机制和载体,听取各族群众意见和建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呈现“一核多元”的特征。党和政府是推动中华民族符号共同体构建的主要需求者与推动者,因此处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核心地位,利用强大的社会传播媒介将“象征化”的符号体系传达给社会大众。同时,各民族群体、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可以通过政策议程,将社会各民族群众构建的象征符号以及现有象征符号的改良意见自下而上地输入政治系统,实现“地方性意识”向“共同性意识”的范围转变,完善国家与社会的符号互动通道,加强象征符号的收益评估。

## 五、结 论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象征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制可以表达为“符号唤醒历史记忆”—“符号激发共同情感”—“符号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模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依托象征符号来表达和铸牢共同体意识,其实质则是对“我们是谁”和“想要成为谁”的基本回应。对“我们是谁”的追问蕴含了一个关键要素——集体记忆。记忆具有社会性,记忆产生于集体,即只有参与到具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sup>[32]</sup>从象征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象征符号饱含社会历史记忆,是社会历史的“见证者”。正如特纳所言,每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都与现实经历中的某种经验性事务相联系。<sup>[33]</sup><sup>[4]</sup>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境况总是通过该社会阶段的各种象征符号来表达呈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



的纪念日、纪念碑和人民广场等象征符号,承载着特定的集体记忆,是特定阶段社会状况的再现与具体化。简言之,这种因符号而重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唤醒的社会历史记忆,激发着和带动着民族共同的情感,使得共同体成员因共同情感而团结,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34]</sup>同时,符号是有边界的,边界意味着区别与差异。群体符号边界,实质上是人的社会身份之“门”。<sup>[35]</sup>边界意味着象征符号具有专属性。这种专属性使得不同群体间的情感取向存在差异,并催生出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别,“我者”与“他者”之区别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民族自尊心或自豪感而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情感倾向,将非我族类“他者化”。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承载了各族同胞独特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区分其他民族群体的意义载体,在符号边界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情感取向,最终同其他群体分离开来,形成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内各民族信仰、精神、文化、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抽象凝聚,通过具体象征符号表现出来。共享共筑的象征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为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观察、可感知的符号载体,直接服务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表达。

作为抽象的共同体意识,如何使其具象化、凸显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解答的问题之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多样,从象征政治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价值:第一,从象征政治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形成不同的视角。不同于经济路径和制度路径等实体化路径,它强调潜移默化 and 符号环境营造,是一条润物细无声的象征化路径。这一视角也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开展要从物质层面升为价值和意义层面,在“做好”实务工作的同时,还要“升华”工作的成效,将“群众获得感”及时转化为“国家认同感”。第二,从象征维度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求构建一个中华民族符号共同体。相对于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地域共同体而言,符号共同体具有抽象性、基础性和根本性,能将各族人民在价值、信念和意义的维度,联结为一个持久的共同体。第三,符号共同体是一种共享符号和意义的共同体。它强调不同地域、民族、宗教的人们,超越原有的身份区隔,基于“五个认同”,通过政治和文化凝聚为同一个“我们”,不断地强化共同体性,包容多样性。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体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与各民族、各个体之间充当传递信息的媒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观察、可理解,也使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民族特性与身份认知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与理解,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 参考文献:

- [1]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人民日报,2022-03-06(01).
- [2] 罗强强.在推进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云南省兰坪县易地搬迁的分析[J].中州学刊,2022(7).
- [3] 周平.中华民族复兴与民族意识塑造[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4).
- [4] 代洪宝.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 [5]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6] [美]柯恩.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M].宋光宇,译.中国台北: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7.
- [7]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 [8] 青觉,徐欣顺.论中华文化符号的概念、要素与边界[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
- [9] [瑞士]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0]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11] [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2] 王仕民,陈文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表达[J].民族学刊,2021(9).
- [13]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2).
- [14] 赵超,青觉.象征的再生产: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路径[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6).
- [15]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16] 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J].江海学刊,2006(2).
- [17] 周俊华,李铭.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J].云南社会科学,2022(3).

- [18] 张意.文化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19] Cerulo K A.Symbols and the world system: National anthems and Flags[J].Sociological Forum,1993(2).
- [20]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21] [美]皮尔斯.论符号//转引自: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 [22]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23] 郝亚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话语趋向[J].民族研究,2022(4).
- [24] 周平.中国何以须要一个国族?[J].社会科学文摘,2020(6).
- [25] 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 [26]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历史根基[N].人民日报,2021-09-27(10).
- [27]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M].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28]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29] Jaskulowski K.The magic of the national Flag[J].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15(4).
- [30] Keslytė-Alliks E.State, Nation, and the National Flag in Post-Soviet Lithuania: Legitimizing Identities of the State in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Discourses[J].Nationalities Papers, 2019(3).
- [31] 张敏.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J].学海,2021(3).
- [32] 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中国图书评论,2009(3).
- [33] [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34] 李秋梅,龙柏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仪式维度[J].新疆社会科学,2021(4).
- [35] 周光明,丁倩.近代业界称谓与群体符号边界:以“新闻界”为中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0).

## SYMBOLIC COMMUNITY: A SYMBOLIC DIMENSION OF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iu Linsong

**Abstract:** Human beings have been innate symbolic animals.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not only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physical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ore abstract symbolic path. Symbol is the carrier of meaning and the bond of emotion, and it contains irreplaceable value in promoting "Multiple Ethnicities" towards "Community". On the symbolic dimension,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mbolic community, upon all ethnic groups'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can generate and consolidate a strong sense of "Being Together" and "Inseparability" among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ts symbo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Cultural Symbols" and "Political Symbols". The core mechanism why symbols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at the common symbols can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honor of "We" by awakening the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 thus forging and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ymbolic community; symbol type; symbolic significance; symbolic mechanism

〔责任编辑:俸代瑜〕